

时光的味道

□ 程云霞



年三十一大早,我和女儿去给英儿租住的房子贴春联。这儿差不多是此地最老的居民楼了。由于比邻重点中学,竟成了抢手的“学区”房。饱经几十载风雨,在光阴里喘息着的老楼,终于以执着的坚守迎来了今天的高光时刻。虽然租金不菲,但每年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仍然趋之若鹜,一房难求。迈进单元门,对着的便是陡仄的楼梯。楼梯间狭小整洁,一股特殊的味儿迎面扑来——这是一种干燥清静、老房子里才有的味道。我不禁脱口而出:“真好闻!”这股子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不由得使我又一次想起姥姥的磨坊。

姥姥家曾有一间小小的磨坊。磨坊的泥地中间是一盘圆圆的石磨。靠西南的一角有一个小房间。所谓的“小房间”不过是用木板隔断的满满一铺小炕而已。当年,姥姥家人口众多,这一铺不起眼的小炕极大地解决了房间少的问题。小房间一侧的角落里摆着两只漆黑的大木箱,箱子上有造型精美、古香古色的铜锁。我常常想,放着木箱的幽暗处会不会遗落雪白的银元和金黄的铜钱。实际上,除了天马行空地想象,我是从来不敢靠近那角落去探寻的。我常常站在磨坊门口棱角分明的阳光里,看着被遮蔽双眼的驴子奋起四蹄,飞快地转着圈儿。淡黄的粮食颗粒混着粉末源源不断地从两块石磨间细细地流出来。清新的谷物香味儿立时融进陈旧的磨坊气息里。这种混杂在一起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我总是忍不住张大鼻孔贪婪地抽着。

姥姥头上裹着白毛巾,脆声吆喝着小毛驴,围着石磨一路小跑着。一手拿葫芦瓢往石磨里添着粮食,一手用小巧的笤帚麻利地扫集粉碎的谷物,克勤克俭的姥姥不允许一颗粮食掉落到地上。望着转圈儿奔跑的小毛驴,紧随其后忙碌的姥姥和那永不疲倦旋磨着的石磨,我的头渐渐晕了。身体倚着门框,目光游离在一旁墙壁挂着的旧马灯上,手里热乎乎的煮鸡蛋也有些撒不住了……我经常在没人的时候去偷偷推磨,可粗重的杠子总将我的身体悬起来。于是,就那么悬着。把脸儿贴在盘磨得细滑锃亮的木杠子上,闭上眼睛,陶陶然嗅着空气中经年累积的清醇的香气。

而关于味道,最令我铭心刻骨的还有熬制草药时散发的浓郁香气。小时候咳嗽久治不愈,妈四处求医问药。讨得方子便立马为我煎熬各种苦汤。且不说喝了多少种药,单从药汤飘逸的

气味我就能八九不离十猜出那是怎样的一种苦。真的好苦啊!常常是药汁在嘴里打了好几转愣是咽不下去,跑到院子里“哇”地一口吐出来,最后呕得只剩胆汁了。有一次我决定反抗。我躲在炕梢立柜的细小夹空里,任凭妈端着药碗怎么哄也不肯出来。妈实在气坏了,抓起扫炕的笤帚,高高地扬起,将笤帚把儿在我胳膊上敲了一下。由于从小我是出了名的乖,所以即便过去了三十多年,妈仍为那唯一的一次“打”我而耿耿于怀,懊悔不已。现在每每讲起来,她还会使劲儿摩挲着我的胳膊,好像她刚打完,要急着把那疼痛揉掉。如今,我早已忘了那些药的苦,却还记得它们的气味,并且越来越怀念了。每至中药房,恰逢医师们为客户代煎草药,满室弥漫着集天地之精华的醇厚味道,我便陶醉其中,久久不愿离去。脑海里尽是妈一边扇着炭火,一边抹着被熏黑的泪眼蹲在灶口为我熬药的样子。

你信吗?有一些气味甚至比声音、比影像更恒久。当它于某时恰到好处地被你逢着,就会立刻俘获你的身心,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它,穿越到某一个熟悉的过往。比如,我走过现磨花椒面的路边摊儿,会想起我踩着小板凳,趴在奶奶家的碗柜上,偷闻透明玻璃罐儿里花椒面的味道。嗅一会儿,赶紧合上精美的盖子,很怕奶奶会生气。但怎么会呢?对于最爱你的人来说,无论你做什么,她都是满眼满心的欢喜;当我坐在疾驰的车子里,看到纷纷跑向身后的老屋,便想起爸妈满怀爱和希望为我们盖的第一座房子,顿觉车里充满了新房刚落成时粉刷的油漆味儿,清新、温暖;当我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就想起儿时的小伙伴儿,偶有汽车经过,她欢天喜地跑到路中间,仰起鼻子收集车辆丢下的汽油味儿,那清秀的小脸儿笑成一朵花。如今,她定居繁华都市,是否仍喜欢这味道呢?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观众,坐在新鲜的日子里,满怀深情地回顾曾经我为主角的生命之片的某个桥段。我的嘴角上扬着,我的心微微颤抖着抑或安之若素,我的眼里写满感恩……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总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念念不忘。我愚笨、木讷,内心炽热又拙于表达,所以,只能将我所走过的路、所遇的人、所经的事、所受的恩惠和感动珍藏于心,发酵成回忆。而这回忆是有味道的。这些苦的、甜的、冷的、暖的过去因为有了味道的加持,年深日久,愈发地醇香了。平平淡淡的今天也正因为有了回忆的点缀,有了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才让我更觉充实与满足,更加珍惜当下,坚信未来可期。

这一刻,岁月静好,我细细地嗅着,嗅着老旧楼梯间里的味道;嗅着姥姥磨坊的味道;嗅着母亲熬草药的味道;嗅着,如一簇簇盛放的栀子花般时光的味道——馥郁、芬芳!

私人聊天

□ 肖英奎

从“海”阔凭鱼“跃”说下去

人生好境

海不是大海的海,鱼不是大海生活的鱼。钟君家的“海”,面积小,长约150厘米,宽约30厘米,高约49厘米。这是我百赏不厌的地方,郁闷时,看看,心情释然。钟君家的鱼儿,原籍热带,有数以百条之多。它们摆着艳尾,时而游戏,时而深潜,时而穿梭,时而卧底,时而溜边,时而仰卧,时而小鱼的小鱼就出生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孔雀鱼,其外形奇特美丽,尾鳍舒展似孔雀开屏一般诱人。孔雀鱼的寿命在一二左右。

有时候在发放鱼食的数秒工夫,钟君的右手瞬间变成它们渴望的“瀑布”。由于“瀑布”经常不确定位置,不做事先预案,东南西北中任意选,所以,它们的方向总在变,路线总在变。总之,在“海”的水平面上“倾泻”到哪里,哪边的一圈水域即打破宁静,鱼儿们疏远了规矩,冲破了自由,进而“欢腾一片”。每每此数秒,钟君突发奇想,“瀑布”遍地开花。只需水面上的鱼儿就近就近地进餐,下面的鱼儿向上串一串“近水楼台”。喂鱼的鱼食以热带鱼常吃的鱼粮为主,偶尔有蚯蚓、小米粥、面包屑,让它们尝尝“鲜”。钟君意在喂鱼食方面,出创新,出出彩。之后浏览一眼鱼群,竟没使他看出什么异常状况来。停止“瀑布”,鱼儿们吃食的样子,格外好看。瞧,它们快乐的心情无不写在色彩缤纷的尾巴上了。它们用尾巴跳着“水中芭蕾”,以实际行动证明它们的激情与活力。水生植物是鱼儿们的青山,此时此刻,因为它们集体“出走”,降低了穿梭的频率。个别时候,看到某个小小鱼在青山下莫名地长眠,钟君会检讨自己,是不是喂鱼食量大了,把鱼儿撑死了;个头大一点的鱼儿在青山上放横不醒,是不是到寿命了;是不是喂的鱼食不对了。钟君弄不明白,不知其所以然。从喂鱼食一事来说,掌握好时间段,琢磨好食量,既不多又不少,做到正、校准,符合规律,看来任性不得。方做到有朝一日:知其外貌,是表征;解其内理,透过现象,看本质。

大海有大海的源头,那就是波涛奔涌的生命之源——江河。千条江河归大海,古今多少故事生。钟君家“海”的源头是

自来水,是用若干个塑料桶装的立体起来的江河。江河到“海”近在咫尺,几米之远,不,它却远在天边两相隔。江河不是自然打造出来的,它们需要人为断流、汲汲氧,通过阳台的塑料桶完成自然的变化,把对鱼儿们有害的微生物困“死”晒“绝”。改造后的“江河”,上顶天下立地,傲傲然也使钟君欣欣然。

换水是一个力气活。拿着一个塑料桶口面对着鱼儿们,面对着“海”,面对着钟君家的一块“青山绿水”,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直接抵达“海”底。鱼儿们见状四散,草儿见状弯腰。咚咚咚的声音,听着它,不亚于江河奔向大海的浪涛声阵阵,既悦耳又惬意。咚咚咚的声音,鱼儿听着它,也不亚于接受洗礼迎接成长的序曲声声铿锵,既熟悉又亲切。波浪从横着走到斜着流再到竖着淌,干干净净,不留一滴私心。好爱听它咚咚咚的声音,好爱听它给人世间留下的极短的本属于它的绝唱。

没有人规定,换水需要定期的,量化的。只是感觉“海”平面低了,换水让它的水位高一高,夏天次数多一点,秋天次数少一点。有时,到春天和冬天的时候,这“海”里,放置一个加热棒,通过水的加多减少,控制温度。所以,业余时间保持警惕的眼睛要勤着巡视“海”面,防止粗心出险情,鱼儿们遭殃。换水使这片“海”有了生生不息的源泉,换水也使鱼儿们不断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健康无忧地成长。

喂鱼食儿,换水,时间长了,还要彻彻底底地清洗。总之,哪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现在,不能没有这个“海”了。它是鱼儿们的绿水青山,更是颐养性情的关注之地。

别人说钟君是养鱼专家,钟君否认。不过,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是必须的。比如,“海”里再养多少条鱼儿合适?怎样延长年长鱼儿的寿命?引进小小的河虾入“海”,效果好不好?“海”中生长的微生物长到多大为好?“海”放在什么位置,天时地利最佳?

这一切尚存不解,实践第一,论证第二,结果将在探讨中。“海”阔凭鱼“跃”,尚需以后的以后,生活出乐趣,巧慧出新观,风景如此“读”好!

白米花儿,黑嘴丫儿

小小角色

□ 贾淑荣

我的童年虽然清贫却充满了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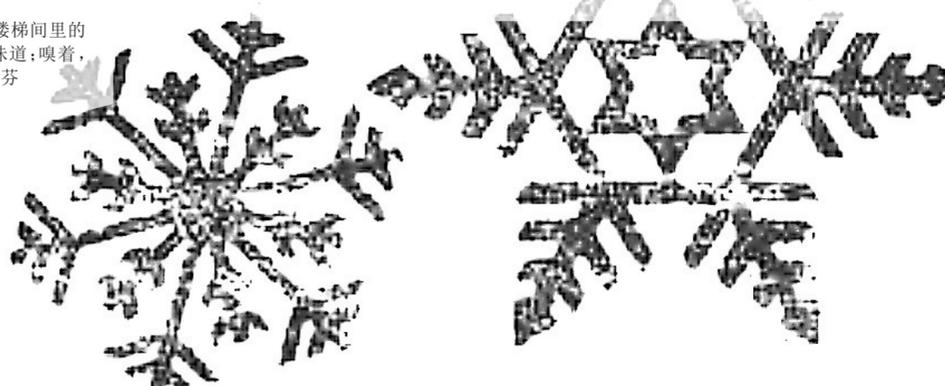
大姐没有水缸高,妹妹刚超过灶台,我们就学着做饭了。农村用大铁锅做饭,锅口很大,每次刷锅时我们的胳膊都会变短。身体紧贴灶口,尽力踮起脚尖,努力伸着胳膊,时常是抹了两腿的锅底灰,也还是够不到对面锅沿儿上忽闪的锅铲边儿。大姐学习好,喜动脑。洗好米后,她会爬到锅台上,水缸贴着灶台,取水时蹲着,试水时跪着,盖好锅盖退下来时,顺手平裤脚,捋好头发,转身去写作业。我是火头军师,会烧火,还会听声。老母教的,“锅里咕嘟咕嘟,是刚开锅,继续烧,听到啦啦啦啦吧吧吧就可以停火了。”小时候的我文的不中武的行,我做的饭米粒香糯,锅巴脆口,从来不失手。

做饭的乐趣不止于饭烧得好能得到父母的表扬,更多的是来自老妹对我的依附与崇拜。我们这是平原,没有大山,旱地少,水田多,所以烧柴也以稻草为主。就是这一捆捆稻草给了我妹妹无穷的快乐。

秋收的稻草里裹着很多稻粒,草在燃火的一刹那也燃起了稻粒的热情,它会在火苗蹿高的一刹那地一声化成大米花儿,蹦向高空,再落回燃尽的红灰里。米花儿飞起的那一刻,也飞得满屋米花儿香。那

种香带着针尖,钻得很深,勾得你直咽口水。妹妹的眼神随着米花的跳起闪亮,又随着米花的落火自焚而暗淡。于是,火中抢米花成就了我的担当。这功夫被我练得炉火纯青,米花起落就在一秒间,我在“啪”声起的瞬间出手,米花落的瞬间收手,白莹莹的大米花就入了我的掌心。妹妹乖乖地蹲在黢黑的灶口旁看着,等着。抢回来的米花白白的,带着温度,抢得恰好,米花洁白,给妹妹吃,抢得慢的焦糊烟损,犒劳我自己。“给!”只要我的指令一下,三妹儿就会立刻小嘴儿一张,米花进肚。吃美了,那张稚嫩的小脸儿就开花儿,满足感恣意在她的眉间唇角。她闭眼陶醉时总是配着深吸气的样子,好像那样才会把大米花的香气锁进肠子里,不会被它跑出来。被需要是一种魔力,她的幸福感激发了我的保护欲。自此,每次烧饭都成了妹妹的享受、我的奋斗。也许是每次投喂都沾了小馋猫的口水吧,一顿美餐后,妹妹总会多一副黑嘴丫儿。弯弯的眼睛,白白的牙齿,黑糊糊的嘴丫儿,很讨喜。

“白米花儿,黑嘴丫儿,小馋猫儿,笑哈哈。”我念,她笑。“白米花儿,黑嘴丫儿,小馋猫儿,笑哈哈。”她念,我笑。



人生况味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叫陈家沟的地方,我家住在屯东头,三爷家住在屯西头,两家相距不过三百米远,父亲和奶奶经常带着我去三爷家串门儿。听奶奶说,三爷一家很早就在这里居住了,我们家刚搬来时没有地方住,就借住在三爷家,因此奶奶常告诉我们不要忘了当年三爷一家人对我们家的帮助。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和我说过,他与三爷家的老叔是一个太爷。照这么推算,我的爷爷与三爷是亲叔伯兄弟,三爷的父亲与我爷爷的父亲,即我太爷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就是我的祖太爷。从祖太爷、太爷、爷爷、父亲,再到我,到我们这代刚好是第五代,还真没有出“五服”。因为奶奶曾经语重心长地忠告,也因为三爷一家人的和蔼可亲,所以我们一直与三爷家有来往,即便三爷三奶已经去世多年,我们也经常与三爷家的姑姑们和老叔老婶保持联系,觉得比较亲,几位姑姑也常来看望我年迈的母亲——她们的二嫂。但是如今,到我女儿她们这一辈,如果没有长辈的介绍,她们之间基本就都不认识了。这也是当今

三爷

□ 陈静波

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所导致的。即便是我与家兄家姐,也因为平时忙于工作或含饴弄孙而各忙各的,平时也是难得见上一面。

三爷家有六个姑姑一个叔叔。我小时候老叔还没有结婚,因此三爷三奶很稀罕我这个“二孙子”,每次我到三爷家玩儿,三奶都会从被垛旮旯或者墙上挂的兜子里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糖果给我吃。记得有一次我感觉冒火,三爷三奶竟然给我送来了一盒糕点和一瓶糖水桃罐头!那盒点心是当时极罕见的用礼品盒包装过的,透过包装盖儿上的一块透明塑料,能清晰地看到盒内有桃酥、蛋糕,还有四五样说不上名字的糕点。在那个年代,别说是这种用礼品盒包装过的食品,就算是串门时提了点用草纸包着的炉果和散装水果糖,那都是在走“实在亲戚”,如果再加几个苹果和二

办法,念书和不念书就是不一样。”我顾不得飞扬的糠皮和尘土咧开嘴“嘿嘿”地笑着,心想这不就是和小学语文课本里《乌鸦喝水》中乌鸦差不多的智力吗?可我还是美滋滋地享受着三爷的赞赏。

我参军从家走之前去看望三爷三奶。三奶按照孙辈结婚时的标准硬往我兜里塞钱,我不要,气管不好的三奶一边倒气一边对我说,“拿着吧二孙子,三奶还不知道能不能看着你当兵回来呢。”一旁的三爷也说:“拿着吧二孙子。”说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三爷出生于1918年,去世时享年93岁。三奶是在我复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当警察的那一年夏天去世的。三奶不但看见了二孙子从部队回来,还看见了二孙子脱下军装又穿上了警服。我想,她老人家心里会高兴的。

